

李清照诗考释

——《李清照集校注》补正

张昌余

清代学者杭世骏说过：“作者不易，笺疏家尤难。何也？……为之笺与疏者，必语核其指归，而意象乃明；必字字还其根据，而证佐乃确。才不必言，夫必有十倍于作者之卷轴，而后可以从事焉。”（《道古堂集》卷八《李太白集辑注·序》）他强调注释古籍必须学识淹博、用语精审，也指出了替古籍作注的艰难。

李清照是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女作家，其作品流播八百余年尚无注本。究其原因，一是轻视女性的封建恶习作怪；二是李清照作品辑佚不易，注释亦难。一九六三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漱玉集注》，是第一部为李清照作品加注的本子，虽则注文简略，疏漏较多，但草创之功，自不可泯。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仲闻先生的《李清照集校注》，这是迄今辑李清照作品最为丰富，校注最为精核的本子。可叹的是该书纸型早于六四年排就，但直到十五年后才得付印面世。而此时王先生已逝去十年，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自然不能由他本人补正了。一九八一年一期的《文学遗产》发表岳国钧同志《玉中之瑕》一文，对《李清照集校注》的若干注文提出了意见。王仲闻先生是一位谦逊的学者，他在《后记》中诚挚地说：“书中错误或缺点，希望得到读者们严格的批评。”现遵王仲闻先生的遗愿，步岳国钧同志的后尘，欲就《李清照集校注》中诗

注部分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。词、文注释部分的问题拟另外具文探讨。

李清照读书博闻强记，写诗又深得江西诗派“点铁成金”、“夺胎换骨”之法，挥毫落纸，文思驰骋古今，笔触纵横经史，每每点化古语，排比故实，为解诗者带来很大困难。王先生校注中对之旁征博引，探本求源，且有不少独到见解，确实难能可贵；但也时有疏忽，或训释有误，或诠释不详，或当注未注。下面就岳国钧同志所论及的六条意见外，再举二十例：

（1）《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》“华清宫柳咸阳草”句：“宫柳”恐系误录或误排，应作“花柳”。王先生在诗末注明抄自《清波杂志》、《宋诗记事》、《癸巳类稿》等，查以上诸书，均作“花柳”，非“宫柳”。《格致镜原·宫室》引《朱氏实录》云：“唐殿庭间多种花柳，我宋惟植槐楸，郁然有严毅气象。”《文昌杂录》卷四亦云“唐殿前多种花柳。”当以“华清花柳”为是。又，王先生注“华清”为唐宫名；“咸阳”为“地名，秦始皇所都”（见王书一零二页注（五））。实则，此处“华清”与“咸阳”都是宫殿名称。“华清花柳咸阳草”似效白居易《长恨歌》“太液芙蓉未央柳”句式，李诗由唐华清宫而及秦咸阳宫，亦如白诗由唐太液宫而及汉未央宫。但李诗的含义似乎更深一层，意思是说：华清宫的花柳顿时化

为咸阳宫那样的荒草。这和该诗“五十年功如电扫”句意一样，同是写唐代开元、天宝盛世衰落之快。

(2)同上篇“酒肉堆中不知老”句：“酒肉堆”化用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载“酒池肉林”故事，借以揭露唐玄宗晚年的腐化奢侈，进而讽谏宋室统治者。“不知老”出自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诗人反用其意，深含讽刺，似隐射宋徽宗宣和之失政。清照作为一女子，能作此等语，足见其胆识。王先生未加注释，殊为可惜。

(3)同上篇“奸人心醜深如虺”句：王先生未注。此处“醜”字用得极有斤两，既与古谥法定规相符，又与“奸人”李辅国切合。《逸周书》第五十四《谥法解》：“怙威恃行曰醜。”意思是：恃其威势，肆行妄为者，死后当谥为“醜”。李辅国本为阉奴，其入“外恭谨寡言，而内狡险”，因劝肃宗即位得暴贵，横行宫内，干预朝政，不可一世。代宗即位后，使人暗杀之，死后谥“醜”（详《通鉴》卷二百十九至二百二十二及新旧《唐书·李辅国传》）。注出这一“醜”字，不仅可以见出诗人用字之精当，还能校正《寒夜录》、《癸巳类稿》将“醜”作“醜”之误。

(4)《上赵密韩肖胄诗》(1)序中“神明未衰落”句：王先生未注。“神明”是多义词，不加注，读者易误解为“神祇”、“神圣”等义。此处“神明”当指人的精神。可选引以下材料为证：《黄帝内经·灵兰秘典论》：“心者，君主之官也，神明出焉。”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劳神明为一。”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：“静漠者，神明之宅也。”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：“觉神明开朗。”“神明未衰落”，是诗人自谓关心国事的精神未衰减。

(5)同上篇“凝旒望南云”句中的“南云”：王先生引《宋书·鲁爽传》：“近系

南云，倾属东日。”训“南云”为“南面或南来之云。”（见一一二页注(七)）未注出“南云”蕴含的真正意思。按：古人以“南云”或“云”喻远方亲人。陆机《思亲赋》：“指南云以寄钦。”即是此意。《唐书·狄仁杰传》亦载有狄仁杰望云思亲事。本诗中的“望南云”，是指宋高宗思念被金人掠去的徽、钦二帝等亲人。类似的问题还有“霜露悲”条，王先生引《礼记·祭义》：“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，必有凄怆之心，非其寒之谓也。”仅注了词语出处，须再引郑玄注：“感时念亲也。”方能说明“霜露悲”的确切含义。

(6)同上篇“如闻帝若曰”句：“帝若曰”三字较艰深，不可不注。按：“帝若曰”同“王若曰”屡见于《尚书》及三代青铜器铭文。《尚书·大诰》“王若曰”正义：“言王顺大道而为言曰。”这种解释是望文生训的溢美之辞。“若”应训为“如此”、“这样”。“王若曰”即“帝王如此说”之意。

《说文月刊》第四卷有《王若曰考》、《王若曰古义》等文，可参看。

(7)同上篇“土地非所惜，玉帛如尘泥。谁当可将命，而厚辞益卑”四句：这是该诗中至关重要的句子，有力地鞭挞了宋高宗的投降行径。注家如引用相应的历史资料为证，更可见出诗人胆气之壮，行文之妙，揭露之深。惜王先生只对“将命”一词略加诂解，其余三句，一字未注。这里不妨试录几条史料：宗泽曾于建炎元年当面责问宋高宗：“臣不意陛下复听奸谋……弃河东、河西、河北、京东、京西、淮南、陕右七路生灵如粪壤草芥，略不顾惜”（见《续通鉴》卷九十九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七）。建炎三年，宋高宗在给金左副元帅宗维的书信中说：“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也……金珠玉帛者，大金之外府也；学士大夫者，大金之陪隶也。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”（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二十六）。绍兴和议后，宋向金称臣，每

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，绢二十五万匹并将淮水、大散关以北的土地全部割让给金人。对宋高宗“币厚辞卑”的投降行为，李纲、张节夫等早在建炎初年就多次面折廷争，严加谴责。胡寅上书高宗，说得更为尖锐：“陛下卑辞厚礼，避地称臣，无所不用其极！”

“今无故庸庸臣之辙，忘复仇之义，陈自辱之辞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……卑辞厚礼，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矣！”

二圣（徽、钦二帝）之所在者谁欤？闻二圣之声者谁欤！得女真之要领而息兵者谁欤？”（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二十七及《宋史·胡寅传》）

了解这些史实，方知李清照讽刺宋高宗“土地非所惜，玉帛如尘泥”，“币厚辞益卑”，无一字虚置。

（8）同上篇“四岳金曰俞”句：王先生只注了“四岳”一词（见一一三页注（二〇）），却忽视了读者不易懂得的“金曰俞”三字。按《尚书·尧典》有“金曰於”之语，注曰：“金，皆也。”俞通於，应对副词。《尚书·尧典》“帝曰俞”传：“俞，然也。”“四岳金曰俞”，可译为“诸侯（群臣）都回答：是！”

（9）同上篇“夷狄已破胆”句：诗人这里并非妄作大言，而是实有所指，应当注明。按：韩肖胄的曾祖韩琦与范仲淹并称“韩范”，二人在宋仁宗时掌兵多年，名重一时，声威远播，异族敬畏（详《宋史·韩琦传》）。时有民谣：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，军中有--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”（见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五）。“夷狄已破胆，将命公所宜。”意思是说：外族已被韩家声威镇住了，出使金国，韩公（肖胄）最为合适。

（10）同上篇“公拜手稽首”句：此句是特殊的“一、二、二”结构，须读成“公——拜手——稽首”。王先生未注，读者易误读误解。拜手、稽首是两种不同的致敬礼节。

《尚书·召诰》：“拜手、稽首”传：“拜手，首至手；稽首，首至地，尽礼致敬。”

《礼·春官·太祝》：“一曰稽首。”疏：“稽是稽留之义，头至地多时，则为稽首也。稽首，拜中最重，臣拜君之拜。”《通俗编》“拜手，稽首”条有详解，可参看。又，诗中“单于定稽颡”句也应加注：颡，额也。稽颡，本居丧时拜宾客之礼。后又指乞降之礼。《后汉书·梁瑾传》：“单于乞降，瑾乃大陈兵受之。单于脱帽、徒跣、面缚稽颡纳质。”“单于定稽颡”句本此。

（11）同上篇“谋同德协必志安”句：此句既当注，又须校。“谋同德协”有出处，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：“朕志先定，询谋佺同。”疏：“谋及卿士庶人，谋皆同心。”又《尚书·太甲》：“曰修厥身，允德协于下，惟明后。”注：“言修其身，使信德合于众下，惟乃明君。简言之，“谋同德协”是谓君臣谋略、信德相合，故诗人用以激励宋室君臣。“必志安”当依中华书局《李清照》诸本校为“心志安”。清俞正燮《易安居士事辑》以“心志安”难解，而改为“置器安”。按：以“心志安”为是，“心志”即心②。古时每以人之心比国之君。《春秋繁露·天地之行》云：“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”，“外有百官，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”。“臣贤，君蒙其恩，若形体之静而心得以安……心所以全者，体之力也；君所以安者，臣之功也。”佛教中亦有“心王”、“心君”之说（《见涅槃经·寿命品》）。此谓胡松年与朝廷“谋同德协”，故君得以安。

（12）同上篇“脱衣已被汉恩暖”句：王先生注引《史记·淮阴侯传》，认为此句用韩信语：“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予我数万众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”（见一一五页注（三三））。按：此诗是为送胡松年出使金国而作，“脱衣已被汉恩暖”下接“离歌不道易水寒”，两句对偶。后句用壮士荆轲使秦事，上句亦当用有关使臣之典。韩信未曾做过使者，且后来因谋反嫌疑被汉室诛杀，李清照决不会以之比喻即将出使的胡松年。疑此用《后汉

书·来歙传》：“（歙）东诣洛阳，帝（汉光武帝刘秀）见歙，大欢，解衣以衣之，拜为太中大夫。”时光武帝以陇蜀隗嚣未归附为忧，问计于来歙。歙感汉恩，即自请为使，往陇右说隗嚣，终使嚣遣子隗恂入侍汉朝。《东观汉记》亦载其事。来歙自请使隗嚣，胡松年也是自请使金，两者身份、行为相当；“解衣以衣之”的记载与“脱衣已被”的诗句字面相合；来歙使敌方遣子入侍，与本诗中“单于定稽顙，侍子当来迎”的祝愿相应。“脱衣已被汉恩暖”，显然是用来歙故事。

(13)同上篇“皇天久阴后土湿”句：王先生未注。此句是化用《楚辞·九辩》：“皇天淫溢而秋霖兮，后土何时而得乾”两句。

“皇天久阴”，犹言难见天日；“后土湿”，如说社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全句比喻国家人民长期遭受苦难，表露出屈子般的忧国忧民之心，理应注明。又，“沥血投书干记室”句，王先生仅注“记室”一调。还应指出“沥血投书”源于韩愈《归彭城》诗：“剝肝以为纸，沥血以书辞。”

(14)同上篇“葵丘践土非荒城”句：王先生引《孟子·告子》解“葵丘”之会；引《春秋·僖二十七年》释“践土”之盟，都不为错。但“非荒城”三字意思何在？与“葵丘践土”如何贯通？对这一疑难问题，王先生只字未注。查《国语·吴语》有“荒成不盟”一语，疑“荒城”本此，“城”为“成”之误。“葵丘践土非荒成”，是说齐桓公与诸侯的葵丘之盟，晋文公与诸侯的践土之盟，都不是不成功的会盟。这两次定盟旨在尊周攘夷，清照用此，是祝胡松年出使金国后能折服金人，成功定盟。如此解释，下句“勿轻谈士弃儒生”的意思才有着落。

(15)同上篇“草中翁仲今何若”句：王先生引书三种，注文三百余字，不可谓不详。但所述“翁仲”，或是秦时临洮的十二长狄，或是魏明帝司马门前的两个金人，或

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水中铜像，都不切合诗意。诗中“不乞隋珠与和璧，只乞乡关新信息。灵光虽在应萧萧，草中翁仲今何若！”至“欲将血泪寄山河，去洒东山一抔土。”共十四句，排比了“灵光”（鲁灵光殿）、“齐鲁”、“稷下”、“东山”等地名、古迹名，全是表述诗人乡关之思的，其中的“翁仲”也定与诗人故土、诗人乡情有干系。按：确如王先生所考，古时铜像称“翁仲”；但王先生未曾留意，石像也称“翁仲”。《碑版广例》云：“墓前石人，不知制所从始，今汉制传于世者，有门亭长、有府门之卒、有亭长，唐人亦谓之翁仲。”此处“翁仲”前冠“草中”二字，可知是专指墓前石人，并用以代指坟墓。据《续通鉴》卷一百二至一百十记载，金兵占领山东等北方土地后，为掠夺财物，攫取随葬珍宝，竟大肆捣毁房舍，挖掘陵墓。当金兵破袭山东庆府时，孔子墓也几乎被毁坏。诗人思念故乡风物，担忧祖茔安危，故情不自禁地写道：“草中翁仲今何若？”

(16)同上篇“遗氓岂尚种桑麻，残虏如闻保城郭”两句：王先生未注。“遗氓”，即遗民，此指北方沦陷区人民。“种桑麻”，诗人的故乡很早即以种植桑麻出名。《史记·货殖传》：“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桑麻。”金人占据北方后，实行“猛安谋克”制，把大量汉人转化为奴，订立了残酷的政策法令。因此，民不聊生，或逃亡，或愤而组成义军抗争，很少有安于农事的（见《金史·食货志》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六十八）。“遗氓岂尚种桑麻”，正是指这种情况。“残虏如闻保城郭”是“如闻残虏保城郭”的倒装。残虏，是对金兵的轻蔑称呼。宋室南渡后，一些爱国军官如李政、姚端、徐徽言、翟进弟兄、王彦、韩世忠等仍留在北方顽强地抗击金兵。北方人民更是“怀冤负痛，感愤激切”，“慷慨之气，直欲吞此强敌”（《建炎以来统年要录》卷九）。红巾军、马扩领导的五

马山寨，以及赵立、张荣、薛庆、邵青、郑立等领导的义军都奋勇击敌，常常逼使金兵放弃乡村而退保城镇。（详见《宋金战争史略》）诗人写“如闻残虏保城郭”，有其事实依据，应适当引用史料为注。

(17)同上篇第二首“华萼楼头鹊定惊”句：王先生疑此句用唐人赵璘《因语录》所载“随驾老鸱”事（见一一九页注〔四〕）。笔者疑另有所本。按：古有“灵鹊（又称喜鹊）报喜”之说，《开天遗事》云：“时人之家闻鹊声，皆以为喜兆，故谓灵鹊报喜。”又北宋钱惟演《金坡遗事》记：“翰院有双鹊尝栖于玉堂后海棠树，驯熟不畏人。每鸣噪，即有大诏令。”（见《说郛》卷七十七）唐华萼楼与翰林院同在兴庆宫（详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一及《唐会要》卷三十），故诗人将翰院之鹊说成华萼楼之鹊，又借唐华萼楼喻北宋宫廷楼阁。“华萼楼头鹊定惊”，意思说，宋室远迁南方，南北隔绝，韩肖胄、胡松年出使金国，不仅北方遗民翘首喁喁，就是灵鹊也会惊喜鸣噪。本诗序中，谓宋王派韩、胡二公使金为“大号令”，《金坡遗事》记翰院喜鹊“每鸣噪，即有大诏令”，二者相合，“鹊定惊”之语，当本于此。

(18)《皇后阁端午帖子》“意帖初宜夏”句：王先生引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说：“意帖用上官昭容事。”继而注：“意帖事未详”（见一二二页注〔一〕）。

岳国钧同志在《玉中之瑕》一文中，断言“意帖”指上官昭容判诸学士诗赋甲乙事，并用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九唐中宗景龙二年四月下一段文字为证：“每游幸禁苑，或宗戚宴集，学士无不毕从，赋诗属和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，优者赐金帛。”但岳国钧同志未能说明什么是“意帖”，何以上官昭容判诸学士诗赋甲乙即称“意帖”？可为岳国钧同志补充的是，唐科举制中，明经科有帖经考试，简称“帖试”，上官昭容对诸学士的评判带有“帖试”性质。如此解释，才

勉强和“意帖”的“帖”字沾上边，但仍不能讲清“意帖”的底蕴，更不能说明“意帖初宜夏”的句意。

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卷八记上官昭容另有一事：“今妇人面饰用花子，起自昭容上官所制，以掩踪迹。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，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”。有人疑“意帖”即这种面饰花子。按：《天中记》卷十二引《北户录》云：“天后（武则天）每对宰臣，令上官昭容坐于床裙下记所奏事。一日，宰相李某对事，昭容窃窥。上觉退朝，怒甚，取小刀子扎于面上，不许拔。昭容遽为乞拔刀子诗，后为花子以掩哀也。”这就是上官昭容创制花子的原由，说来并不光采。诗人在《皇后阁端午帖子》中用此典故，岂不得罪当今皇后？博通古今，精于用典的李清照断不会如此乱掉书袋。何况，这种面饰花子和“宜夏”二字没有必然联系，和端午节也不相干。

“意帖”一词，可谓解李清照《皇后阁端午帖子》诗的最大难点，笔者欲就此作些臆测：

查《唐书》、《唐诗纪事》及唐人笔记，均不见有上官昭容创制“意帖”事。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所云，并非不易之论，不必拘守其成见。“意帖”，可能是“如意帖”的省称（如李清照在《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》中将“谈容娘”省写为“谈娘”）。《酉阳杂俎》卷八另有一条记载：“近代妆尚靨如射月，曰黄星靨，靨钿之名盖自吴孙和邓夫人也。和宠夫人，尝醉舞如意，误伤邓颊血流，娇婉弥苦。命太医合药，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珀屑，当灭痕。和以百金，购得白獭，乃合膏，虎珀太多，及痕不灭，左颊有赤点如意，视之更益甚妍也。诸嬖欲要宠者，皆以丹点颊而后进幸焉。”这种仿邓夫人“赤点如意”而成的面部妆饰，很可能就是诗人所谓的“意贴”。《酉阳杂俎》又记：唐时逢五月五日，妇女图五时花贴之帐

上，以求美观和吉祥如意。唐明皇《端午三殿宴群臣诗》云：“五时花斗巧，九子粽争新。”可知贴“五时花”，吃“九子粽”，都是端午节习俗。李清照《皇后阁端午帖子》起句写“意帖初宜夏”，似扣贴“五时花”之习惯；她同时写的《夫人阁端午帖子》开篇为“三宫催解粽”，又切吃“九子粽”的习俗。清照这两句诗似乎是化用唐明皇上述两句诗，“意帖”也像是指“五时花”帖画。

又，《武林旧事》卷二、《梦粱录》卷三及《乾淳岁时记》等书记载：宋代过端午节时，宫廷、民间以青罗作赤口白色帖子，帖上硃书“五月五日天中节，赤口白舌尽消灭”，与艾人并悬门楣，“以求穰穰”，希望事事如意。“意帖”又似指青罗帖子。

又，《玉烛宝典》记：“端午节，文绣金缕帖画，贡献所尊。”苏轼《皇太妃阁端午帖子》其一有“綵缕出亲蚕”句，其三有“续命仍萦綵缕长”句，其五有“绣缕朱丝奉两宫”句。苏轼屡次写到的“綵缕”、“绣缕”，就是文绣金缕帖画。它是端午“贡献所尊”的贡礼，佩上它可以辟邪续命，令人如意。这种帖画，似更与“意帖”相符。上述种种，未知孰是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(19)《皇后阁端午帖子》“金驹已过蚕”句：王先生注文十四字：“金驹，即白驹，日也。言时光已过蚕时。”注释略而不当。这里的“蚕”当指古代季春三月，皇后躬亲蚕事的“亲蚕”典礼。《谷梁传·桓十四年》：

“王后亲蚕以共祭服。”扬雄《元后谏》：“蚕于茧馆，躬篋执曲，帅导群妾，咸循蚕簇。”苏轼《皇太妃阁端午帖子》：“綵缕出亲蚕”，《太皇太后阁端午帖子》：“日永蚕收簇”等可作佐证。“金驹已过蚕”，意思是说：皇后“亲蚕”的日子已过去了，该过端午节了。

(20)《皇帝阁春帖子》“新除玉局床”句：王先生引《神仙传·张道陵传》“陵坐局脚玉床斗帐中”事注玉局床”（见一二五页(二)）。引据似嫌不足，未能切合诗歌主旨。该诗四句：“莫进黄金簟，新除玉局床。春风送庭燎，不复用沉香。”句句都是赞美帝王崇俭。张道陵“坐局脚玉床”事，只能说明“玉局床”的由来，而未道出“新除玉局床”句的出处。按：《宋书·武帝纪》记宋武帝刘裕为人清俭，“财帛皆在外府，内无私藏。宋台既建，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，银涂钉。上不许，使用直脚床。”这才是诗句的直接出处。诗人用此，显然是对南宋朝廷的讽谏。

注

- (1) 诗题当从《宋诗纪事》等书作《上枢密韩公、工部尚书胡公》，以与诗前小序相符。题为《上枢密韩肖诗》，直书韩肖姓名，不合古时礼节；诗是上给韩、胡二人的，撇开胡松年，只提韩肖，也显然不当。
- (2) 傅毅《琴赋》：“揆神农之初制，反声变之奥妙，抒心志之郁滞。”“心志”即应作“心”解，《淮南子》等书中亦屡见此用法。